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繡雲閣  
第四十三回 入陰羅山猿寄信 奔陽關野馬談妖

歷五里村百里許，有山名玉女者，高大而奇險可畏，巉崖壁立，石齒嶙峋。山北樹木繁茂，從無人跡所到，妖物甚多，時而吐氣成虹，時而飛沙走石，往往迷人去路。山之前後，不惟居民遠徙，而且路乏行人。三緘師徒一日來到山麓，以此地幽深可愛，欲求一安居之所而玩賞之。奈四顧其間，毫無觀劇。三緘歎曰：「是山之下，民居鮮有，觀劇亦無，師徒何以安住而玩賞乎？」三服曰：「山中必有亭閣，恐林大繁雜，無由見耳。師可於此暫歇，命一二弟子上山覓之。」三緘曰：「汝言甚善。」遍觀諸徒，各皆躍躍欲試，因向椒、蜻二子而言曰：「汝二人善飛，不得難於步履，師命汝上此山去覓一所在，以為駐足之區。須速去速來，毋負賞玩。」二人得命，乘風而往。東西南三面覓之殆盡，亭閣俱無。

二人息足嶺頭，遙見北山林內，午煙出沒。蜻飛子曰：「是地諒有亭閣，不然胡煙生樹外如是乎？」椒花子曰：「吾與汝同往觀之。」剛入北山，山外一洞高懸，露於崖半，洞門坐一黃衣老著，捫蝨自如，突見二人，忙忙下洞，問曰：「二道兄所向何往？」二人曰：「向北山而覓亭閣，以息師徒之足耳。」老道曰：「北山無亭閣之屬，其內毒精甚伙，汝如入此，恐難生還。」二人曰：「此中何妖如其毒？」老道曰：「中有二蛛，修煉數千餘載，一名蛛虎，一名蛛龍，二精為眾妖渠魁，善能捕人而食。汝可速由南去，否則恐彼被巡山小丑所見，命難全矣。」椒花子曰：「汝又何能居此？」老道曰：「吾在此地修道日久，群妖皆知。」二人曰：「吾不畏之，且向北山一游，看彼將吾何若。」老道曰：「汝不聽吾言，恐其受彼牢籠，悔之已晚。」二人不答，直向北山而來。當被小丑見之，歸報二蛛。巴蛛手執八卦旗兒向前吼曰：「何處妖魔，敢犯吾境？」椒花子曰：「吾奉師命，特來山內收汝妖魔者。」蛛虎曰：「汝言能收妖魔，諒多道法。」椒花子曰：「若無道法，不敢入汝巢穴矣。」蛛龍在側，聽其誇此海口，手持鐵練珠，劈面擊來。椒花子身向左閃，蛛虎又以鐵練鎗擊之。蜻飛子見勢猛甚，忙以鐵靈杵攔去。蛛虎躲過，椒花子乘隙擊以鐵練寶鞭，蛛虎未及提防，正中其臂。蛛龍怒極，忙放鐵練珠以擊椒花子，復被蜻飛子鐵靈杵打下，中彼左肩。二蛛負傷而回，速命群妖持八卦旗兒，於山後山前密密排定，每一旗下派三四小妖邏守。蜻飛子曰：「妖布此陣，不知何為，吾二人不如騰空飛去。」椒花子曰：「可。」將身一扭，騰空而飛。孰知小妖拋以陰羅細網，竟將二子套於網內，懸吊半空。小妖欲噬二人，奈鐵鞭鐵杵橫順相擊，不能近之。二子罹在陰羅，左轉右旋，身不能脫。

老道在洞，暗思二人自往北山，未見由此而歸，其入二蛛之陰羅無疑矣。今日無事，向彼遊行，看此二人在於何地。甫入山左，聞林木上有呻吟聲，翹首視之，見二人罹於陰羅之上，週身如捆。老道乘群妖已退，低聲問曰：「昨日吾與汝言，汝不吾信，而今何如？」二子呼曰：「老道兄急來救吾。」老道曰：「吾不能救汝。汝師現在何所，汝為吾言，吾去告之。」椒花子曰：「在此山麓，祈汝速去通信，以救吾身。」老道曰：「汝等暫為受苦，吾去告與汝師，即來相救焉。然汝罹在陰羅，尚未絕命，亦妖中之有道法者，可將本相與吾言之，往告汝師，庶不以吾言為誑。」椒花子曰：「吾等俱係蜂精，一名椒花子，一名蜻飛子耳。」老道曰：「難怪汝所遇者，蜘蛛精也，所布陰羅甚是厲害，凡飛禽入此，脫身最難，走獸則不能罹之。」言已，駕動妖風，片時而至山麓。見三緘跌坐石洞，參拜畢，立於其旁。三緘曰：「汝何來？」老道曰：「吾乃是山一猿修煉而成。昨見仙官門徒椒、蜻二子來於山內，吾語以北山勿去，彼不聽，竟遇蛛妖布起陰羅，為彼所罹，祈吾寄信，冀速救之。」三曰：「汝既寄信於吾，此去北山，還祈引導。」老猿諾。三緘忙命三服、棄海與二狐曰：「爾等同去救護，如妖不服，著一人歸，吾自有擒之方。」四人驅動風車，即隨老猿入山而去。老猿導至陰羅處，果見二子憑空高吊，不住呻吟。三服擊之以錘，陰羅如絲如綿，軟而且牢，不能得破。棄海怒氣勃勃，擊以畫戟亦然。二狐曰：「是物何纏綿若斯，吾且以身鑽之。」亦隨鑽而隨合。四人面面相覷，難以為情。蜻飛子曰：「道兄胡不救吾耶？」三服曰：「吾等力已用盡，不能破此，為之奈何？」蜻飛子曰：「速稟吾師，看師作何區處。」狐惑曰：「如是爾等在茲守著，吾歸稟之。」三服曰：「急急前來，毋得稍緩。」狐惑曰：「事屬危急，安敢怠乎？」言訖，乘風而返。

二蛛在洞，傷已痊癒，為之商曰：「二人罹在陰羅，諒難以脫，吾弟兄今日同去食之。如再遲延，必生他變。」計定出洞，群妖擁後如雲。三服遙見二蛛兇惡異常，遂與棄海、狐疑閃於樟樹之下。待其將近，三服向蛛虎頭上一錘打來。蛛虎大叫一聲，倒退數武。棄海忙舉畫戟，以刺蛛龍。蛛龍以鐵鎗擋之。蛛虎見蛛龍戰接棄海，三服持錘而助，轉身與三服力戰焉。

狐疑或時助棄海而戰蛛龍，或時助三服而戰蛛虎，約戰數百合，勝負不分。

狐惑回到山麓，告之三緘。三緘曰：「陰羅網非火莫破，吾之縛子善能生火，待吾拋在空際，爾去助陣。」狐惑聞言，復返北山，正遇五人當場大戰。於是狐惑助棄海，狐疑助三服。

二蛛力怯，步步退後。忽然天半縛子墜下，聲若雷鳴，火光直射陰羅，霎時化於烏有。二子倒地，不醒人事。老猿持丹在手，曰：「陰羅惡毒，惟吾之丹可解。」遂納二子口中，片時蘇來，與棄海諸人同歸山下，其時縛子已將二蛛捆回矣。

三緘詢曰：「汝在此山曾食多人？」二蛛曰：「入吾山者誅之，未入者未嘗妄傷一命，望仙官詳查。」三緘曰：「汝願歸吾正果否？」二蛛曰：「願。」三緘釋去其捆，仍以本名為道號。二蛛拜師後，椒花子引老猿上前，亦拜三緘求收門下。狐疑在旁稟曰：「彼曾以丹活及椒、蜻二子。」三緘喜，賜號「護道」，又以入門妙訣，一一為三人言之。三人同願追隨雲遊天下。三緘曰：「汝願從游，不可辭其勞苦。」三人曰：「吾等前生未能修有功德，所以化為異物。幸得吾師收入門牆，教以大道，仙班之內不敢妄期，但能復轉人身，亦不枉投師也，敢辭勞苦乎？」三緘曰：「人生在世，即享厚富至貴，終不免黃泉之路，如花開放，轉眼成空。何若敬體《黃庭》，脫卻凡軀，不受輪回苦惱之為愈？吾之途程奔走，無非修此外功。待到功成，名列仙班，其心乃遂。汝諸弟子切勿畏難退縮，半途中止，師之望也。茲者南海地面已不遠矣，吾於四方，必游到盡頭之處乃止。汝等內功勤習，外功濟人利物，隨為師作之。」諸弟子同聲應曰：「謹遵師教，不敢有違。」三緘立意前奔，歷遍綠野青疇，行盡江淮河漢，不知不覺，夏去秋來，松濤助蟲聲以時鳴，黃花映白蘆而爭放。師徒行行止止，突過小溪，岸上立一白髮老人，愁結眉梢，攜筇悵望。

三緘師徒臨岸息足，見老人憔悴之容而詢曰：「老叟在茲何事？」老人見問，雙目垂淚，咽嗚不能成聲。三緘候其心傷後，從容復詢。老人曰：「吾族馮姓，賤號容端，翔節母難之期，吾女歸寧，路過溪岸，忽被妖風所卷，蹤跡渺無。吾之一生只有此女，至今老無依靠，飲食供奉皆彼周全，不知何妖慘攫之去。吾死期至矣。故每日於此望洋悼歎，難為外人言之，幸得道長問吾，不得不心傷而痛泣。」三緘曰：「是地舊有此妖否？」老人曰：「無之。」三緘曰：「狂風捲動時，可知汝女去向？」老人曰：「吾婿曾言，剛起狂風，女牽其衣，頃將夫婦吹至對面沙洲之側，吾女釋手，大叫救命一聲，此風刮地揚塵，竟向野馬山而去。」三緘曰：「汝婿未去尋乎？」老人曰：「是山常出毒獸，誰敢入之。」三緘曰：「叟家歷此幾許？」老人曰：「由溪岸轉上，不過二里之遙。」三緘曰：「如是，吾師徒今宵暫宿汝室，吾命弟子入野馬山內尋汝女焉。」老人曰：「吾女已失三日，安能尚生？」三緘曰：「試去尋訪，生耶更美，死耶亦得其屍以厝之。」老人喜，即導入室。室甚寬敞，頗可安住。師徒歇息片時，老人設齋以待。餐罷，三緘暗命三服，與西山道人、蛛虎、蛛龍，同往是山探妖消息。

四子得命，耀武揚威，各駕風車，四面並進。尋至山半，見一洞府高闊如廊，洞外紫榴一株，捆一婦人於其上。三服近而詢曰：「汝妖耶，抑民間婦耶？」婦曰：「妾乃民間女子也。」三服曰：「如何到此？」婦曰：「為妖風捲至耳。」三服曰：「卷汝至此胡為？」婦泣曰：「強妾為婚，妾不樂從，鞭抽甚酷，已無完膚。」三服曰：「妖在何處？」婦曰：「山後妖王請去飲宴，聞得宴罷歸洞，即誅妾焉。」三服曰：「汝其白髮老人馮容端之女乎？」婦曰：「然。」三服曰：「既是馮翁姪女，吾釋汝捆，與吾道弟乘車而回。」婦曰：「恩人救得妾身，德戴不朽矣。」三服將婦解下，付與西山，驅動風車先回。婦歸，馮翁不勝欣喜，寄信

乃婿。婿來，細問入山之由與得歸之故，其婦詳告所以。婿悲歡交集，忙然歸去，備辦齋供，以奉師徒。

三服自將婦人遣回馮宅，常在洞門行走，未見妖歸，遂與二蛛分路尋覓。三服尋到山後，瞥見崖下一洞，言語嘖嘖。近前偷覘，一紅眉青面，一紅眉綠面，二大漢子品坐於上，一紅眉粉面者獨坐於下。於是隱身入洞，聽其所談者何。剛入洞門，聞得下座大漢言曰：「吾用妖風捲一女子，意欲以為壓洞夫人，恨彼烈性不從，捆於紫榴樹間。此宴罷時，可同去破彼之喉，以飲鮮酒。」上座大漢曰：「鮮酒久未沾唇，如得飲之，自是爽口。」下座大漢曰：「只要吾兄不嫌，弟當奉敬。」無何宴罷，三人下席，挽手將行。三服急出洞門，轉過山坳，見二蛛曰：「妖已訪得，快隨吾歸。」二蛛同至前洞，三服命隱洞之兩旁，己身化作婦人，束於花樹。事事停妥，三妖已至，入洞坐定，吩咐二三小妖掐破婦喉，呈之案上。小妖得命，來至樹下，正待舉手，三服以錘擊之，立即喪亡。三妖尚在高興，一妖慌入稟曰：「二三小妖，已為婦人擊斃矣。」三妖厲聲吼曰：「村間婦女，膽敢為厲耶？」本洞妖王怒趨出洞，婦人見而哀曰：「祈汝饒吾，願與為妻，同偕百歲。」妖王笑曰：「昨日胡不應諾，今為後山妖王知之，將掐汝喉，以血為酒矣。」婦泣曰：「汝心殘毒如斯，汝來，妾有一言相囑。」妖憐其美，方向前去，早被三服劈面一錘，妖不能敵，倒地化為野馬。蛛龍突出，力以兩手扭著馬耳。野馬向前直奔，嘶鳴之聲動搖山嶽。洞內二妖齊出，三服敵青面，蛛虎敵綠面。惟蛛龍所扭之馬，遍山奔走。蛛龍不釋，野馬力慙而息於松下焉。

蛛龍手執絲繚，將欲捆其四足。野馬恐為繚束，愈肆狂奔。蛛龍無奈彼何，翻身上背，兩足跨定，任其所之。

片刻之間，約走千里。蛛龍曰：「任爾奔馳，只勞爾力，吾安閒於爾背，有何畏乎？」野馬曰：「吾頗有力，日日馳驅，使爾不得其所焉。」蛛龍曰：「吾以天下為家，天下即其所也，爾又何能脫身乎？吾勸爾，不如歸服吾師，代其步履，俟道成日，亦不無餘光之叨。」野馬曰：「爾師何人？」蛛龍曰：「吾師乃上界虛無子一轉，受紫霞真人命，闢大道於人間，無論水怪山精以及世人之好道者，俱為指點正途，不入旁迳。故而雲遊天下，以積外功。其追隨者，棄海乃龍王之子，三服乃銅頭鬼王，西山道人、狐凝、狐惑乃狐妖歸服，椒、蜻二子屬蜂精所化，善成、護道屬鼈精老猿所化，若吾姓蛛名龍，兄名虎，屬蜘蛛精所化，盡皆妖部，何畏爾等耶？」野馬曰：「山水精怪能歸正道，可成仙乎？」蛛龍曰：「不望成仙，拜師何益？」野馬曰：「如爾所說，吾願歸之。」蛛龍曰：「與爾同部者何妖？」野馬曰：「綠面者熊妖，青面者鹿妖也。二妖法力甚高，吾亦為彼挾制。」蛛龍曰：「不怕彼有法力，吾師自能伏之。」野馬曰：「爾師今在何處？」蛛龍曰：「今在溪左馮姓宅內。爾所卷之婦，即馮翁妞妞也。」野馬曰：「如是吾掉轉路頭，片刻可至。」蛛龍曰：「此時不知吾兄三服與熊、鹿二妖相戰，勝負若何。」野馬曰：「候會汝師，再探消息。」言罷，奔走如飛，轉瞬已至溪左。

蛛龍入室，參拜三緘而稟曰：「弟子擒得野馬精，願投師門下。」三緘傳進，野馬拜舞畢，長跪座前。三緘曰：「汝願投吾門中，不可變易初志。」野馬曰：「堅如鐵石，至死無有變遷。」三緘命之起，轉謂蛛龍曰：「三服、蛛虎未見歸來，汝速去視之。」蛛龍得命，飛空而去，來至山嶺，正值二人已敗下風。蛛龍上前與二妖大戰數合，奈彼吐氣成霧，迷卻路徑。衝殺無從，暗偕三服、蛛虎逃歸莊所，稟之三緘。三緘曰：「二妖如此猖獗，吾必收之。」當念真言，拋去縛子，青黃二氣自空飛來，霹靂一聲，墜於山內。